





淮海集卷之三十三誌銘

秦觀少游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與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庭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褻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為萬戶侯如以契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

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宦  
纔數月尔嗚呼何起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  
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  
二弟友愛為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  
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為從事郎  
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君四年  
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  
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之年葬  
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  
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祔葬始  
鑿銘而納之銘曰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

群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閭闔玉堂行矣翱翔慶者在  
明弼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為嗟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  
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又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  
於空虛隋渠之壩杞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躡弛以  
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為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  
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  
度天下僧師為兒時父母嘗許為僧名隸漳州開元寺  
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  
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  
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

元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  
有悟以為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  
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  
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  
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  
靡然心服願為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軋明請師出世  
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軋明次烏江之惠濟寂後廣陵  
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  
居之軋明建隆皆為檀越士大夫所疆遜去不獲非其  
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為人法  
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  
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

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  
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於淮淩之上臨濟之後自江  
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為然師聞而笑  
曰此吾所以為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  
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偈  
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六  
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二  
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陵起塔而葬焉明年智  
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舅  
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為檀越首及師在惠濟  
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參  
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不求

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闔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為役之久  
緣契最深者殆莫如其然則銘師之塔其何敢辭乃為  
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論老  
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騾脚我從中證決定無疑  
非遷陀安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矣汝  
復何參少賈之雉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固  
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  
壽始徙常州之江陰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  
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宮相  
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為搢紳所推諸子若

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東  
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夫  
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輦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  
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  
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克賦者檄取所為文君嫌於求  
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若雲二  
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  
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  
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  
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為然部使者檄君行  
視君以為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

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者雲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寔暇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直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久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為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偽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詘服吏大驚君之為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

四君為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為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葛以國氏其支覃亂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卿諸弟參長垣詞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鏡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

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氏為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構次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咲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逮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庇豈伊匪俛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

身先之疇敢不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鏡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九歸同郡陸氏為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佖之夫人踰八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嫕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



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予與予故人也願為  
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  
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  
仙源之銘為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  
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  
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為之銘曰惟夫人  
胃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觀具言  
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觀有高才  
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為兒侍左右聞而心慕  
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

試於有司皆為開封第一名實既發所與皆一時之豪余  
遂以故公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君  
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觀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日  
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  
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為泰州如臯人年二十  
六歸王氏為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卒  
之年九月四日附葬于如臯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  
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為內殿崇班蔡實  
丁傅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  
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下  
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免  
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迄

終無一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  
內嚴外順宗姻懌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  
氣形逮反超不失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関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自  
娛乃作掩関之銘其詞曰門有衡衢兮蹄踵聯世不我  
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  
挿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唵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  
欣忘飡植芳樹羨兮亦既蕃執耒搏虎兮更衆難自覈  
不迷兮邈考槃寒民多艱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笑  
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蔓蔓荆棘兮上造天竇一作  
磨牙兮交術阡勿應其求兮啣深冤掩関自娛兮解憂

患啜菽飲水兮顏悅歡優我游哉兮聊末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水明星為穎窟作刃研永寶用  
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為東坡大條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我  
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  
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  
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千  
人非有昌頤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為

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部使者為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眉山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允與厚善熙寧其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州上接棘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望箇恕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徃徃有事公既至威信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砦將欲勿與夷人大惠爭譟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

福曉之相與投兵請降辭者八毋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為攻討之計公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奏言羅胡苟里本瀘州熟力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為侵境上故是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盡畢而使者貪功生事因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箇恕諸部更相結連益鷓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泉奔甫望箇恕其年冬箇恕之酋乞第遂稱兵反比如公所料云初乞第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數十里遣親信揚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令辭不受

一毛去至夷牢口為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為羅判至是節自度不免乃以矢旁中乞第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第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第果以一毛為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箇牟國為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還留不進陰使人誘乞第以書降遽分屯奏功天子得書怒其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

抵乞第之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為請天子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言是日之前日之役豈非部使者實為之初公既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鐸使者不法事開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遽不知所為即誣奏公乞第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歿為使者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寃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公為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

嘗遊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  
長子翰林公軾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  
側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  
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  
庵而蘇先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為之記余嘗從翰林  
中書公遊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為汝南學官始識大防  
於是得公之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  
遂州西禪佛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  
于光山縣淮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既為  
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  
揭于墓原以備史官之擇云

淮海集卷之三十三

淮海集卷之三十四贊跋

龍丘子直贊

秦觀 少游

惟龍丘子以大塊為輿元氣為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  
世莫我踈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駭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  
顧或嬉飲啗自如不相瑕疵寂後一駢尾鬣奮鬣背而  
號鳴若聞其聲寬間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為法寶文雅其室邊清  
冷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真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遼天呼我作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

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窠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為其言罔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

水枝自奮絕暄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  
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  
莫肯下燕者故莒即黑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  
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  
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  
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  
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  
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  
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  
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  
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鐵椎白日殺人

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  
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  
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  
為秦相不以慙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  
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竒材以至韓非申不  
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  
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  
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  
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  
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  
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  
秋况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子

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卧直舍中  
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  
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  
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憇輞口莊泊  
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絕茱萸泚躡槐陌窺鹿柴  
砦返於南北坨航歌湖戲柳浪濯藥家瀨酌金屑泉過  
白石灘停仍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基弈茗  
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而符仲亦為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為人沉鷲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  
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  
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為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  
延師與二詔使城未樂問於無悔對曰未樂羌人必爭  
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  
以為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未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  
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眾十倍於我若其盡至  
不可當也我嘗破其眾於無定河川今前隊置罍有懼  
我心及未定擊之雖眾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  
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  
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  
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



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  
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為汝南學官被詔至京  
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鈴轄此郡兵馬  
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  
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在之余二  
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  
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未樂之事載之  
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為望族五  
房之裴為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為盛而東  
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

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  
嘆曰人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為哉於是退居許之陽  
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為事元祐  
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藍輿過之  
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  
篋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  
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為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  
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嘆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  
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  
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  
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卧

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卧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

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釵劔泊一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賊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礮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

附於中劉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淮海集卷之三十四

淮海集卷之三十五跋

法帖通解序

秦觀 少游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為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為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為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

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濫廁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與嗣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

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史而說者或以為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為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

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  
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  
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繆篆鳥書  
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  
邯鄲淳衛覲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  
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  
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  
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  
妙齊文惠太子為雍州時盜發楚王家亦得竹簡青絲  
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  
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  
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  
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漶滅開元中玄宗命殷  
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  
者蓋後人依効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  
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  
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  
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  
又况依倣為之者歟

史檣李斯

史檣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為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檣大篆或頗省改是為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寧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為善出邈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匏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為倉頡篇而檣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檣之迹者惟

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為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檣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思恭云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三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

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為非真焉

###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芝之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為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栢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謂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

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如一未至至矣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為可學孰為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者名家至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為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霄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畫家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

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  
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  
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  
一僧以貨得度未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  
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  
卒為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  
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間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  
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  
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  
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沉湎之名然後知  
昔所傳聞為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  
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

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酩酊邪圖中  
諸客洎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叙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使琅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  
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  
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  
曇重熙太原王蘊發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微之  
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板楔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  
製序用簪鬢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  
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  
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  
孫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



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  
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  
稱荐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  
為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  
馮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  
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  
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淮海集卷之三十六

秦觀少游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  
采於于為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為閬州刺史歿于  
官子孫家焉遂為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  
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  
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  
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  
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  
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  
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

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  
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  
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  
公爲縣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爲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  
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黔州未行  
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  
炭芻豆蔬菓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  
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  
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爲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橫置  
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  
乞妙選賢德以爲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  
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覃

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郊帥永興辟公簽  
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  
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  
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曰曰納諫諍以輔德訪  
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  
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闕  
守宰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  
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  
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  
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  
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  
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

不阿宜備顧問後為三司使又奏為其判官不從熙寧  
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為翰林學士以  
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  
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意疏在執政乃  
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為憂患  
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槩  
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西方  
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  
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堅壁清  
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湏其可  
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  
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

要處書檄勞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  
公以劔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劔南者舉  
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  
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後青苗  
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  
以四十萬緡為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  
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  
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  
為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  
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  
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旨  
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

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  
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衛  
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為守至是  
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  
之弊又言劔門關段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  
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為定制其他深計  
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使  
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蓋  
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  
九年閩為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  
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  
下不廢親為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關陞見

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  
公移檄諸郡具為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  
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乎衍克  
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灤夏秋霖  
潦猶能為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為魚  
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  
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  
和詔復合為一路升公為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  
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  
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賂免降為朝  
散大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賂敗者或勸公宜懲前  
事自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

保其往耶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為自全計卒不  
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  
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  
三人相得歡甚摺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  
是拜溫公為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為京東  
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  
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  
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  
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勾當公事之刻  
薄者二人發濰州守茲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  
令瀕海州郡為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  
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為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

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荆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  
公勲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  
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  
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既拜命  
即以辨邪正之說為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之理  
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為艱宜許  
六曹寺監長史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  
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  
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為得自保  
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為官戶免役時  
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  
納官例免役如故湏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

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遞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正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

以熄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符不俞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勲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為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為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騫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為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勲業豈易量哉然公

起諸生仕爲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或推轂士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與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元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適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

寺太祝潘之女恭儉婉嫵治家有法封某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南府偃師縣尉群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松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頡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參軍居落豪縱不耐細務自司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公私歛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贅補隙扶剔令負日縱月收市筭么麼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爲能謂所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寧其年以入粟試將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旦第族人一主於恩義叔父某為不悅者所構刺史惑之會有

人誣君笞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曰罪緣某不繇叔也榜脅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為請於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也即為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厚給使阜隸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筭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杖屨相從蔬食清淡為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有賢德



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引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刑諸家者也子男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羨文英文柔初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嘆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羨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賢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盡爲我圖之余既相與泣下因掇其尤著白者爲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氏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去薄徐君諱某

之妻而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有才藝父母獨奇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爲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爲夫之喪三年舅之喪又三年若爲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迺過乎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既得賢夫所爲益進宗族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媪市砒

霜給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厭惡氣媪爲市與之遂以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樂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趨使持去強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斬不爲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篋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安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已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已母故其孝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云仲兄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爲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肄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游。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避城邑。而隱靜僻在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

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事自謂  
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  
或雜以鬼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  
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文室請達觀曰  
爲人天師當只說法柰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斥  
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頷而不荅師因此  
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慧隱靜七年王公移守  
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  
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  
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  
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  
者上之報可能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

中興之功未旣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  
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  
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  
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  
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  
白鵬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  
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  
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  
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  
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  
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  
十年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

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北轉海門遇  
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  
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  
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  
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其月丁未葬師  
于金牛之西壠累堵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  
意雖對賓客未嘗與眾異饌夜輒從眾僧寢于堂中不  
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  
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間居絕口不掛事事  
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  
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  
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原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

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刹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  
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  
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  
號釋耄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所  
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  
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  
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事見圖記熙  
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  
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歎悼之於是郡之  
衣冠縉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寺公為具其事

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刮摩塼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蓋即山巔為多寶塔塔有環屋其北為羅漢殿殿旁如塔之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為法堂法堂之東為寢堂又東為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為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于東西序前為三門其左則鍾樓幡刹厨庫之所相望也其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甃未踰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復未有如寶林之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

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為主客者凡三山卧龍寶林葢山也卧龍為郡守所治而葢山少東不能正受秦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卧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道各自為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闕者十六七而前世詞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巾憑几而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廢豈非所以為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掩抑不少槩見於世前日賜號葢為十方集賢孫公既為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

吾事者也。盍撫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無窮不亦臆歟。觀承命掇其大槩并公之意而次之號曰寶林事實以獻諸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塊比之恩。墜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前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當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種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

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駟。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所至。皆有能聲。安於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朝。特賜考宥。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淮海集卷之三十七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秦觀 少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  
 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  
 脂韋汨沒德不加克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  
 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  
 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  
 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  
 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  
 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  
 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

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為凡將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却客踈士固於盛致未可去損然猶區區訪諏發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况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惠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于冑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



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騰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為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為車以識為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而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馱馱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

有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願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為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七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其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贊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為書先

焉夫大治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  
士其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  
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  
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  
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  
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  
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散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  
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  
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  
拾取青紫為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

濱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為戒  
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劔工之惑劔劔之似莫耶者惟  
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王之似碧蘆者惟倚頓不  
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倚頓也何重惜一  
見以質其胷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為文投執事而  
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為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  
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  
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  
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  
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  
猥賜薦寵以為可教亦如諸公所去某於是自決不疑  
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為可信也古

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况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為人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近所為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為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駑駘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目久矣顧受性鄙

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歛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為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舄也竊觀今之士子莪冠大帶來試於有司始五六千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為介紹談說道真以為贊獻善詞令以干謁者俛理色以叩闥人冒汗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閣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贊納不前謁

者未嘗知名聞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醜敝之文以為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嗚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閣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間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為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既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溉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踈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鹹敗所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始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為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為溫入心則為熱入肺則為清入腎則為寒入脾則為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為子母夫心為子肝為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

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于肝而火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過也適所以為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擯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寔深論報無緣愧懼茲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踈加之

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閣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為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伏內士因緣介紹有候門墻希望明公一顧者有相摩跡相接也觀以轂聞過情深為同進所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克賦乃知君子之所為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為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千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間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即欲致左右之間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况如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為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細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義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淮海集卷之三十七

淮海集卷之三十八記

秦觀少游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莫蒙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眾夏人承命震恐以其眾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圍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脇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

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後寵遇如此自  
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  
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  
石具刻明詔以為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  
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  
耶臣以為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  
矣豈特今日為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  
次臯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陰樹趺坐而說  
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  
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

者塵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  
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  
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  
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  
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  
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  
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輪驢者七人受胡從兩橐  
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  
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為犀說法者一人後  
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蛛上者一人背樹矚山鵠者六  
人注孫升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獬者翫  
舞鶴者各五人擷齒音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

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滌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履者後洗而納履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為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人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屨橋檐簷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跣趺款欠杖柱笠負數珠白紵山曲水隈塗觀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皆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俛瞰仰睇直視轉盼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二十九

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倪象者菩薩三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擬劔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味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擊篁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烏龍虎犀象師子馬牛橐駝蟠蟒戲猊猿狻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



遠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所不識否輒竊聽而隨  
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  
非率然而為之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  
書記愛其善叙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執律讀其文恍  
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  
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  
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  
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  
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  
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

齋而去後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  
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  
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為恨焉杭大  
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  
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為最勤故佛之宮室基布  
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  
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為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斤  
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  
人超然有振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  
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  
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為恨焉  
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

所宜亭為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  
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  
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  
其為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  
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淞江之北風篁嶺  
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  
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  
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  
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  
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竒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

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淞江介於吳越之間一  
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  
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  
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脇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  
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捍之  
脇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  
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  
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  
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  
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  
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

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  
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  
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  
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  
淞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  
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  
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  
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  
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  
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

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  
支徑上風篁嶺憇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  
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  
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閒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  
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  
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軒數十  
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  
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  
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橫

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  
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  
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  
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厠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數雲為  
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  
星兮張挽月夜參平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  
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  
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  
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  
閒

###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  
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冲老廬於殯側數  
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  
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絲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  
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  
下萎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  
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徒之不  
可詰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  
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  
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直蔽於塵幻由是清  
激而升者為想濁污而墮者為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  
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

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  
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  
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  
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  
交感室為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  
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為何物已而歎曰竒哉  
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  
竊恠其語宏博瓌竒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  
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  
囑余為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  
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為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  
前參海陵軍冲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頰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  
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  
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  
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  
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  
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  
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  
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  
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  
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  
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耻之

故天下號汝南為名氏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眊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為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脩貢舉以宣布教化故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廬于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

元以為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驤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為江都以誠心為主耻言鈎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誑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

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既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愷之地為屋數百楹以其羸材新驛墩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瘡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

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堂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蓋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眾曰善於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為生祠記云

勅書獎諭記代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發陳蔡穎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慄悍善鬪其渠魁頗能拊眾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

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為囊橐通行饋食捕盜言以故稀復遇間遇之又輒為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都巡御史素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吏卒死傷甚眾既而引還陳蔡穎之間復擾於是有旨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夜不解甲而賊眾詭秘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謀知其區處而諸屯皆遠不可遽召於是令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兵夜從間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

李曲殲其眾遜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却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穎之間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菑害絕息臣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效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



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庖眉老僧主之應客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東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日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

皆甃石為八八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 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為湯者衆矣彼汝水驪山嘗為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為常越三日烏江令闔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

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  
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望建業江  
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  
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峯岑不可窮竟門  
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  
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啣其  
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竇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  
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口呀  
而斷齧露其呷牙橫運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  
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闕於龕巖疊絕人  
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  
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  
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崦中隱者陳生居  
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陀前有  
小澗涓涓而流瀟以齊篠閣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  
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巽嚮而望  
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晷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  
如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鳥之下孫  
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  
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  
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  
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  
居之故茂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為賢士大夫所矚及成

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  
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  
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憇于虛  
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  
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  
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  
晨汲噴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  
可勝計嗚哉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  
來會于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  
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  
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淮海集卷之三十八

淮海集卷之三十九

俞紫芝字序

秦觀 少游

余昔游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  
芝焉生平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  
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頰紺髮自  
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  
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  
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矣以為未耶沒身無終雖  
然嘗試為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為宗道人以無  
本為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  
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

以已為物無彼故能以物為已已物不二謂之真一夫  
是謂以有本為宗天下皆知有偽所以喪真也不知有  
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  
無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偽兩忘亦  
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為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  
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  
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  
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  
策自松陰中来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  
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  
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  
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

本復以其說為序贈焉

曹號州詩序

號為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  
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  
為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  
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為屬和於是亭  
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  
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物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  
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  
且其卒童之意欲因某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  
其為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干青雲人不

海濱集 卷之五十九  
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號之樂為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盍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為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間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為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

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不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迺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為駁而吾之駁不為

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際衆言喧喧歸于一源吾方  
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不信誕之  
擇哉子徃矣客去遂以為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  
希子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  
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  
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  
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  
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  
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徃徃指其刺史所治

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  
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  
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為王畿  
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  
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麻陽或壽春或曲阿中  
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  
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  
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兗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  
唐初亦為邳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  
國江都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邳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  
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寔今之  
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

至楊子雲箴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其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為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為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為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為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為盛事以後見為耻或曰昔之業詩者必竒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

而為世貴重如此何邪抑其以為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詞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既獲覩盛德之事為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錄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為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柎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蓉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為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

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  
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  
蘇所采為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於豪奪為表於  
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滎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構為流  
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密空  
明不復為人力所敗聞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  
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  
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子無一日之  
雅猶當奉以周旋况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  
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雜以時秀甲  
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藥具舟艦與民共遊  
而樂之復為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

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馬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  
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  
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  
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  
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  
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  
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  
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覩逢輒嫚罵索酒不肯已  
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  
以為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



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  
爲留數十日余旣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  
耻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  
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凡  
第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  
巷歛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褫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  
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  
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竒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  
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  
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千餘萬錢何縱也  
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  
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

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  
乎子之問也當爲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  
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  
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  
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已余病弗能久矣不  
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  
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爲  
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  
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  
之子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為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洙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為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應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大學凡置

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於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迺以副本來屬予為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

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者老聞而嘆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骸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竒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揚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為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者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種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羗獄上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

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  
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  
為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  
事然范純仁為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  
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  
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  
不悅及考按連逮孰羗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  
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  
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  
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  
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  
快未幾高平公復為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

事者意亦竟罷罷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  
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  
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  
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  
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  
不撓可以免矣而二子表裏為姦始終巧請至於抵  
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  
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為能無恙而高平  
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  
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  
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  
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

以舊聞并以堂所感嘆者為序贈之

淮海集卷之三十九

淮海集卷之四十 哀挽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秦觀 少游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  
親扶暘谷日車升班行尚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  
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  
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烝嘗即治隆  
欲叙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靜閒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  
像瞻榆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內人歸鼎盛挽者轉哀新鸞  
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  
葛巾羽扇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  
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訃西來上為驚玉帳笑談成昨夢  
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  
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粲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歎餘艤以柩旋八尺衣冠成繪事  
百年風誼列幽鑄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

遙想英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永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焉如鸞  
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群仙素  
幔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玉峰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  
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  
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鄮封  
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  
蹇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

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宜宜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楊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終以跋蹇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諜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章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自年不斯須兮適電滅而焱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縉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修阻兮曾莫莫乎酒漿悲填膺而第鬱兮聊

自記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惑兮罹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平素之偕處兮忍此奄奄而發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捐軀佩珠玉以死真兮固衆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遊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日黃昏而不見兮庭室窈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何平

生之款密兮遽音散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  
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觀以  
增慟兮涕漬血而洒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  
既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錄錄以寓世  
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  
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弊議折董宏非遷  
謫生華髮騫騰上武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仇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

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摺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為邦國華藝文允爾雅經術自名家正  
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歲龍蛇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謚國史可無書舊  
室懸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追惟獻歲發春間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識  
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  
案頭塵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錢穆夫人

相閥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



海濱集 卷之四十一 四  
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  
動融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戚里薨耆舊哀榮世未如遂加三事哀奠致兩宮輿  
簿前衢隘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孫莘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疴反故園寧逐暮年非不遇  
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  
奉常處處有房祠

月旦堂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山生故吏知多少

畫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柰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  
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追述先儒伯仲間誰請尚書重給札  
盡抄遺藁入名山

峒嶢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  
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別  
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棲棲一生勤苦成何事  
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

早歲峩冠侍冕旒白頭滄海外諸侯篋中尚有東風草  
塞下曾無北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  
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  
夜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  
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嬰釁徒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素吏來驗我屍藤  
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  
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藉黃金闈竒禍一  
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脩途繚山

海豈免從閣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  
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  
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  
挽歌辭

後學張綖校正

田

